

他在固定的咖啡館、
桌子和椅子上
寫下了閱讀的盛世

唐諾

在咖啡館

遇見

14 個作家

咖啡館時光，準時報到，看書、寫作，中午過後才回家

René Girard

Zhu Tianwen

Umberto Eco

Nicholai V. Gogol

Charles Baudelaire

Ernest Hemingway

Jorge Luis Borges

Anton Pavlovich Chekhov

Arthur Koestler

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

Joseph Conrad

William Faulkner

Graham Greene

Anthony Lewis

吉拉爾・朱天文・艾可・果戈理・波特萊爾・波赫士・契訶夫・柯斯勒・海明威・納博科夫・康拉德・葛林・路易士・福

14 本書、14 隻螢火蟲—— 在咖啡館「遇見」這一個又一個了不起的書寫者

每天清晨我準時攜帶著他們到咖啡館工作，書籍、記憶、疑問、連同前一天晚上不節制的所思所想如同尚未在晨光中消散的夢境。也因此，這還是一種保證的相遇，現實世界停止生產供應，你得自備而來；我們全是文字共和國的不懈公民，我們不見不散。

以前，我相信而且努力想找出來並說服人的是，這一個個了不起的書寫者，這一個個珍稀的人思維創造成果是「有用」的，我們是接受者利用者，是得到東西的有福之人；現在，我仍然相信他們隨時能打開我們被限定的視野，隨時為我們當下的特殊處境提供建言並補充我們不斷在現實磨耗中流失的勇氣。

我們一次次重述他們、使用他們，讓他們栩栩如生的、帶著光亮飛出來，在下一個晚上繼續明滅的發光，讓微弱短瞬的光點活下去。

ISBN 978-957-08-3651-6
0 0 3 5 0



9 789570 836516

聯經網址 <http://www.linkingbooks.com.tw>

ISBN 978-957-08-3651-6 定價 NTS350

建議分類：讀書／文學總論

當代名家

在咖啡館遇見14個作家

2010年8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350元

2011年4月初版第三刷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唐 諾
發行人 林 載 爵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編輯部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叢書主編電話 (02) 87876242 轉203
台北忠孝門市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樓
電話 (02) 27683708
台北新生門市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 (02) 23620308
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健行路321號
暨門市電話 (04) 22371234 ext.5
高雄辦事處 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2樓
電話 (07) 2211234 ext.5
郵政劃撥帳戶 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 27683708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F
電話 (02) 29178022

叢書主編 胡 金 倫
封面設計 蔡 南 昇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聯經忠孝門市更換。 ISBN 978-957-08-3651-6 (平裝)
聯經網址 <http://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 e-mail:linking@udngroup.com

本書榮獲2010年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中文創作類

G236
201115

唐諾

在咖啡館

遇見

14 個作家



目次

前言

渡過這條河，到樹林子裡死去

11

神說，只有我能令日頭停止

31

——有關柯斯勒的《正午的黑暗》

大海·作爲一個史詩舞台

55

一本沒讀過的契訶夫小說和小說的無限之夢

85

大麻·鴉片·人造天堂

125

普寧·以及納博科夫

159

《八月之光》，以及約克納帕塔法小說

199

被思想扭曲的小說靈魂

——論果戈理

243

有關認識波赫士的幾點補充

281

《一個燒毀的麻風病例》以及葛林自己

303

我想，也可以這樣讀《波多里諾》

343

關於《巫言》

355

走過神蹟之門

397

——有關美國聯邦大法官

集體性暴力迫害的祕密及其終結

437

本書各篇文章出處

452

唐
諾

在咖啡館

遇見

I4 個作家

前言

康淑

很感激聯經公司的林載爵先生和胡金倫先生爲我想出來這個書名，這本書裡的每一句每一字的確確都是在某家咖啡館寫出來的，這是多年來我唯一的工作場地。

還要感謝胡金倫爲這本書補充一個個註解。我的引述較多來自記憶，較少找出原書謄抄，可想而知不免有所差池，對於有著一絲不苟好習慣的人造成困擾，因此，有個審慎的編輯者校正者真是再好不過了。

在咖啡館「遇見」這一個又一個了不起的書寫者，當然只是折射性的美麗說法——每天早晨九點到下午兩點，是一個朗朗乾坤歷歷分明的世界，我從咖啡館二樓臨窗的座位下望，永康街人群的多寡依經濟景氣和當天天候狀況而定，唯日復一日，從來沒有人知道會不會有真正神奇的事發生，除了很偶爾會看見小說家駱以軍牽著兩名小兒走過去，不怎麼神奇的到巷子口老文具店買小男生玩具。事實上，這些年連人的容貌都逐漸趨於一致，用朱天心的話來說是，好看全好看得一模一樣，難看也難看得一模一樣。因此，所謂的遇見，真相是攜帶，每天清晨我準時攜帶著他們到咖啡館工作，書籍、記憶、疑問、連同前一天晚上不節制的所思所想如同尚未在晨光中消散的夢境。也因此，這還是一種保證的相遇，現實世界停止生產供應，你得自備而來；我們全是文字共和國的不解

公民，我們不見不散。

賈西亞·馬奎斯《迷宮中的將軍》書裡，有一段寫螢火蟲，解開了我童年擱置到今天的疑問——螢火蟲（曾經）很容易抓到，只要有個好的夏天夜晚，但你要怎麼做才能讓牠活下去，在下一個晚上繼續明滅的發光？書中那位把螢火蟲當首飾、以至於夜裡走進來像披著懸浮似夢又感覺莊嚴的一身光華美麗處女，她把螢火蟲放入隨身攜帶一小截挖空的甘蔗裡面，原來如此，原來如此不早講，這上頭我們甚至跟遙遠的加勒比海一樣，螢火蟲和甘蔗都是可見的尋常之物（對了，還有每年來的颱風），只是從不曉得這樣置放進去，神奇就發生了，這麼簡單就能讓這一個個微弱短瞬的光點活下去。

我們只是種植甘蔗攜帶甘蔗的人，這本書裡的一篇篇文字不過是一截截挖空的甘蔗而已——把書的工作者（編輯者、書寫者、讀者云云）說成是這樣的勞動者，其實感覺滿好的，甚至有點自誇不是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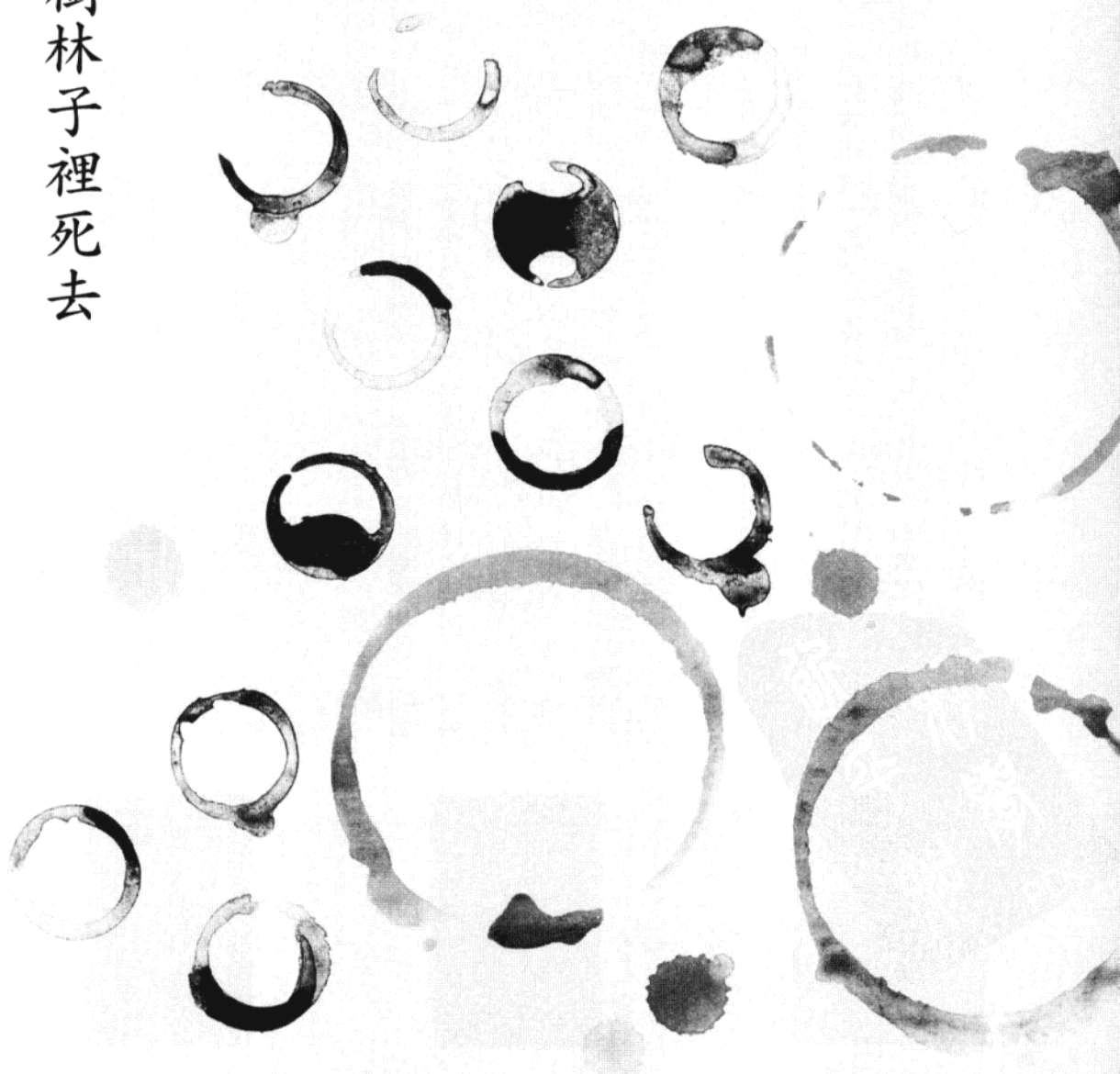
以前，我相信而且努力想找出來並說服人的是，這一個個了不起的書寫者、這一個個珍稀的人思維創造成果是「有用」的，我們是接受者利用者，是得到東西的有福之人；現在，我仍然相信他們隨時能打開我們被限定的視野，隨時為我們當下的特殊處境提供建言並補充我們不斷在現實磨耗中流失的勇氣，但事情有點倒過來了，我以為我們一次次重述他們、使用他們，最終極的是要他們存活下去，不是保存屍體，而是栩栩如生的、帶著光亮飛出來。美麗的東西沒理由死在我們這一代人，這是犯罪行為。施比受的確更有福，施者比受者更容易油然而生出某種英勇之氣、某種有價值的感覺，感覺出生命有某種確確實實的重量，以為自己是個更好的人。這是現代人愈來愈難得、不百

無聊賴（百無聊賴是當前最嚴重的現代疾病）的心理狀態，格雷安·葛林非常有意思的稱之為「鎮靜劑」（「但被需要卻是一種不同的感覺，像鎮靜劑，而不是興奮劑。」），不迷醉不悲傷不虛弱，你會感覺力量是由自己身體內部源源生出來的，一股元氣。

二〇一〇，長夏已至，以下是這十四本書、十四名書寫者、十四隻螢火蟲——

- 《渡河入林》，海明威
- 《正午的黑暗》，柯斯勒
- 《如鏡的大海》，康拉德
- 《發現契訶夫》，契訶夫
- 《人造天堂》，波特萊爾
- 《普寧》，納博科夫
- 《八月之光》，福克納
- 《迪坎卡近鄉夜話》，果戈理
- 《書鏡中人》，波赫士
- 《一個燒毀的麻風病例》，葛林
- 《波多里諾》，艾可
- 《巫言》，朱天文
- 《基甸的號角》，安東尼·路易士
- 《替罪羊》，吉拉爾

渡過這條河，
到樹林子裡死去



《渡河入林》¹，讓我們渡過這條河，到那邊的樹林子裡坐下休息，這是厄尼斯特·海明威一九五〇年的作品。從當時到現在，絕大部分的文學評論者認定，這本書正是海明威一生最糟糕的東西，爛品味、爛風格，而且更要命的，濫情。如此說來，我們今天幹嘛還讀它呢？

但我們靜下心來聽賈西亞·馬奎斯²怎麼說——「然而，儘管像是對他的命運的一種嘲弄，但我仍然認為《渡河入林》這部最不成功的小說是他最美麗的作品。就像他自己披露的那樣，這部作品最初是作為短篇小說來寫的，後來誤入長篇小說的叢林中。在一位如此博學的技師筆下，會存在那麼多結構上的裂縫和那麼多文化構造上的差錯，是難以理解的。他是文學史上最傑出的、善寫對話的能工巧匠之一，在他的作品中同時存在若干那麼矯揉造作甚至虛偽的對話，也是不可理解的。……這不僅是他優秀的長篇小說，而且也是最富有他個人特色的長篇小說，因為這部作品是在一個捉摸不定的秋天黎明寫的，當時他懷著對過去歲月的無法彌補思念之情和對他所剩不多的難忘生命歲月的預感。在他的任何一部作品中也沒有留下那麼多有關他個人的東西，也不曾那麼優美、那麼親切的表現對他的作為和他的生活的基本感受：成功毫無價值。他的主人翁的死亡看上去那麼平靜、那麼自然，卻神祕的預示了他本人的自殺。」

如果可以，我實在很想讓這篇文章在此就畫上句號。這部最不成功的小說是他最美麗的作品，是在一個捉摸不定的秋天黎明寫的，這應該什麼都夠了不是嗎？

事實上，這是我個人第二次一筆一字手抄賈西亞·馬奎斯這段話，上一回是我寫《閱讀的故事》一書時，處理的問題也是為什麼明明知道卻還要閱讀一個作家失敗的作品，有些基本的話在哪裡已經講過了，重複是最尷尬的（不只小說創作如此，生活本身也是如此，因此自我抄襲並非僅僅



（臉譜）
1 《渡河入林》（Across the River and into the Trees）



（聯經）
2 賈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 1927-）一九八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是文學創作者的獨特禁令而已，還是某種做人的基本禮儀），除非是夠好的話，是只聽一遍不容易盡意的話，所以，讓我們再一次仔細聆聽賈西亞·馬奎斯，然後從這裡再試著往前走下去。

這樣子可以嗎？

最初的死亡之地

《渡河入林》，越過了小說自身的內容由作者額外的命名，使用了一個掌故，一個歷史性的死亡意象——這是美國南北內戰時，湯瑪斯·傑克遜將軍臨死之前的一句話，就如同我們曉得大象會生命本能的知道死亡已經找上來，會孤獨但平靜的走向它。海明威³以這樣的命名，毫不隱瞞的告訴我們，《渡河入林》正是一個傑克遜一樣的老兵，知道了並靜靜迎向死亡的故事。

美國籍的老兵，但死亡卻發生在遙遠的威尼斯。熟知海明威生平的人自會曉得，這是有意思的，因為這裡正是一輩子獵犬般嗅聞、追逐戰爭的海明威，生平第一個抵達的真正戰場。那是一九一八年一次大戰差不多勝負已分的落幕時刻，他是以紅十字救護人員而不是他想要的殺人士兵的身分趕上，然而「幸運」的是，他倒真的在火線戰壕中挨了奧地利軍的機槍子彈，擊中了他的左腿，這日後證明是一次一本萬利的受傷，供他吹噓一輩子，不管是酒酣耳熱的言談中抑或文字裡；而更加划算的可能是他被送到米蘭紅十字醫院的那段養傷經歷，在這裡他熱烈追求一位名為庫洛斯基的漂亮護士未果，但現實的失敗轉換成十年後小說的勝利，那就是一般公認他最好的小說《戰地春夢》⁴，裡頭的凱瑟琳·巴克萊根據的就是庫洛斯基，不同的只是，可由海明威意志操控的凱瑟琳回應了他的追求，而且上床、懷孕，最終死於難產，春夢一場。



（貓頭鷹）

3 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 1899-1961)·美國小說家。一九五二年《老人與海》問世，深獲好評，翌年獲普立茲獎。一九五四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

4 《戰地春夢》(A Farewell to Arms)

海明威小說中的想像成分一向不多，或者應該講他的想像力總先執行在現實生活中，先把生活弄得戲劇性不堪，留給小說所剩不多的想像力，不如說是某種不甘心的意志、某種報復，用來改變他力有未逮的現實結果，洩憤或過過癮用的。

然而，《渡河入林》這次他卻選了一言不發的威尼斯，或者不該講是選擇，而是想起來了。他一輩子和死亡開各式各樣浮誇的、感傷的、「老子不怕你」粗魯的玩笑，但威尼斯在这一切之前，那時候的海明威才十九歲，無人認識，惡習亦方興未艾，威尼斯是他最初的死亡之地，在這裡，他首次和死神擦身而過，也許還瞥見過死神的容顏一角，他小說裡頭的死亡從沒這麼質地真實過，是最開始也是最後的。

《渡河入林》書末的死亡寫得極簡極短，打完野鴨子之後，心臟病暴烈襲來就這麼完結，留給他的時間只夠寫張紙條，交代他無福也無力保有的那方昂貴翡翠和那幅女孩的畫像，連感想都沒有，遑論教訓和智慧，這是賈西亞·馬奎斯說的「那麼平靜、那麼自然」。

之前的海明威可並不是這樣子的，我們看才不過十年前的暢銷書《戰地鐘聲》（「鐘聲為誰而響」⁵，另一個直接標示死亡的書名，但不是個人的，是四海一家的），前去幫忙作戰炸橋的西班牙文教授「英國佬」羅勃·喬丹，書末腿部中彈（還是腿部）單獨留下來死，從趕走不捨扔下他的游擊隊同志，到和美麗的女主角瑪利亞依依話別，到了然一人等待死亡或敵軍到來（看哪個先到），海明威足足寫了上萬字——趕走游擊隊同志是帶種的漢子，話別瑪利亞是深情且無私的情人（「只要我們倆有一個活著，就等於兩個人都活著。你明白嗎？」），然後便是無懼無悔的、窺破生死的哲學家，我們試看這喋喋不休的獨白的其中一小段：「他又俯視山坡，心裡想著：我討厭離開

5 《戰地鐘聲》（For Whom the Bell Tolls）